

哲学的叩问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 当代社会理论

*La théorie sociale contemporaine*

[法] 拉茨米格·科伊希严 著  
热拉尔·布罗内尔 著  
吴绍宜 译

主编 / 史忠义  
张龙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的叩问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 当代社会理论

*La théorie sociale contemporaine*

[法] 拉茨米格·科伊希严 著  
热拉尔·布罗内尔 著  
吴绍宜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登字：01 - 2013 - 32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社会理论/[法]拉茨米格·科伊希严,[法]热拉尔·布罗内尔著;吴绍宜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

(哲学的叩问译丛/史忠义主编)

ISBN 978 - 7 - 5161 - 4909 - 6

I. ①当… II. ①拉…②热…③吴…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64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李 静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celui du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de la France et l'aide de l'Ambassade française en Chine qui méritent d'être vivement remerciés par éditeur et traductrice du présent ouvrage.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和法国驻华使馆赞助，特此致谢！

*La théorie sociale contemporaine*

Par Razmig Keucheyan, Gérard Bronner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2.

# 导 言

热拉尔·布罗内尔 (Gérald Bronner)

拉兹米格·科西彦 (Razmig Keucheyan)

这部著作提议介绍社会界当今最重要的理论。所阐述的是多样性的——而且彼此对立的——各种思潮，从自然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还有实用主义，以及分析社会学 (la sociologie analytique)。自觉地接受这种多元化，同时使一些对立的传统思想相互碰撞，此乃这本书的宗旨之一，亦体现了其独创性。的确，把总体社会理论各种思潮的若干代表或专家，汇集在同一本书里，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社会理论的发展，对社会界的认识也日益纷繁复杂；社会理论是所有社会的反映，社会理论力求把握所有的社会的本质和演变。在范式之间，有效益对话的局面，因此变得更难建立。达成一次这样的对话，要以本身的理论成果为前提，理论成果的其中一个宗旨，应是把真正的分歧与虚假的或表面的对立区分开。在社会理论领域，这部著作力图有成果的新论战的显现作出贡献。

无论如何，这一方略的前提，并非出于“使”各种范式“言归于好”的意愿。我们并不擅长懦弱的大一统主义，保罗·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使相对论的“怎么都行”大受欢迎，“怎么都行”在我们这，也没有更多的优势。这里所阐述的一些思潮是有分歧的，但有可能彼此相容。另一些思潮则始终不可和解。一些思潮力求“总括”，因为它们奢望通过一种理论，把握社会界总体，乃至往往奢望把握自然界。另一些思潮则被构思得像是各种“区域性”理论，其活动半径，仅局限于社会现实的某些区域。无论如何，即使从长期看，我们并不希求这些范式有可能达成一致，也不期待达成一致。我们的意图是：认可多元化，从而减少之，倘若这恰当合宜；如若情势相反，则使多元化深入人心。读者自己考虑这两

种潜在的选择吧。

任何一门独特的社会科学，在论述社会方面，都做不到独占垄断。因此，这本书做出的贡献，归于若干学科：社会学，哲学，各门认知科学，文学研究，人种史……。这本书体现出一体性，乃因为每种思潮都尽力对社会界作深思熟虑。要求本书诸位撰稿人倍加努力：一方面，站在每个范式最新近开发的最前列；另一方面，尽可能以教育为基点，以便这些论述能被最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既是为大学生们，也是为经受锻炼的研究人员写的。

这本书并非各门社会科学的入门，但确是社会理论入门。既然“社会理论”出现在书名里，那就简略说一下这个概念。法语里有社会理论这个词语，但不如其相应的英语词语（“社会理论”）应用得多。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社会理论”与经验论的社会科学（*les sciences sociales empiriques*）一样，是许多概论课程或议会国会的议题。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有一个被冠之以“社会理论”的部门，这标志着它与其他部门同样具有科学合理性，还标志着“社会理论”对各部门社会科学领域的焦点问题具有影响力。

“社会理论”概念确定古典与现代当代的社会界的各种观点——社会学的、哲学的，或别的学科的——这些观点的构思和阐述，均不受它们各自的唯经验论（的）操作化的约束。社会理论概念以基本的认识论的假设为基础。理论不可能离开唯经验论的调查，尽管如此，理论仍是某种自我能动性，是相对自主的，理论的前提是使用特定的理性程序。一方面，该假设基于这种理念，即唯经验论的论据自身并不生成各种理论，与某种伪实证主义可能设定的前提相反。

另一方面，该假设使人想起马克斯·韦伯在撰写《试论科学理论》（*les Essais sur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时，所着重指出的，当时他按自己的意思，借用了歌德的一则声明：“理论正是事情的焦点”。无论乐意与否，这位观察家使用一种明示的或默示的理论。因而，问题主要在于理论化是否有意识自觉地进行，而不在于理论化是否合情合理。由此，人们显然不会推断出不应把空论归咎于经验论者，而是推断出：认真地研究概念，是创造牢固的而且创新的唯经验论知识的最佳手段。

本着这个理由，倘若有某种奢望，要把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其差异如此之大的所有纲要汇编成册，并不是要创造种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正相反，是要

瞄准现实。这当中的每一个纲领，都是理性的断言：确信各门社会科学处于发展中。某些纲领确信累积的知识和“模型化”，断言“模型化”隶属于各种机械论，而各种机械论把微观社会学现象与宏观社会学现象相联系，或断言“模型化”瞄准社会纽带的网状特性，或者还断言“模型化”证实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令人眩晕地急速发展。另一些纲领则认为：认识现实的条件，是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其真知性与政治性密不可分——，批判态度的方式本身，更是多种多样。

其中的某些断言，是否比别的断言更幸运，是否有可能是赢家，这不是这本书要设定的目的<sup>①</sup>。

---

<sup>①</sup> 本书文章严格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序。

# 目 录

导言 .....	( 1 )
第一章 认知与社会( <i>Cognition et société</i> ) ..... 热拉尔德·布罗内尔( <i>Gérald Bronner</i> )	( 1 )
第二章 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到分析社会学( <i>De l' individualisme méthodologique à la sociologie analytique</i> ) ..... 皮埃尔·德默勒纳尔( <i>Pierre Demeulenaere</i> )	(12)
第三章 “内容规范的社会理论”:承认理论( <i>Une“ théorie sociale à teneur normative” :la théorie de la reconnaissance</i> ) ..... 埃丝特勒·费拉勒斯( <i>Estelle Ferrarese</i> )	(22)
第四章 从生命科学到社会科学:自然主义的真相( <i>Des sciences de la vie aux sciences sociales :les visages du naturalisme</i> ) ..... 多米尼克·吉约( <i>Dominique Guillo</i> )	(36)
第五章 怎样才能成为建构主义者? 论及社会科学中的建构主义( <i>Comment peut - on être constructiviste? Sur le constructivism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i> ) .. 哈兹米格·科西彦( <i>Razmig Keuchyan</i> )	(48)
第六章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回弹的形态和含义( <i>Le marxisme au XXIe siècle :formes et sens d' une résilience</i> ) ..... 斯塔迪斯·古维拉基斯( <i>Stathis Kouvélakis</i> )	(59)
第七章 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转折:无法控制的轨迹。“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研究”( <i>De l' économie politique au tournant culturel : trajectoires indisciplinares. Les cultural studies et les postcolonial studies</i> ) ..... 蒂埃里·拉比卡( <i>Thierry Labica</i> )	(72)



- 第八章 新结构社会学(Sociologie néostructurale)**  
..... 埃马纽埃尔·拉泽加(Emmanuel Lazega)(87)
- 第九章 解构属性与社会变革: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焦点与挑战  
(Déconstruction des genres et transformation sociale: enjeux  
et défis de la théorie féministe contemporaine)**  
..... 艾丽斯·勒戈夫(Alice Le Goff)(98)
- 第十章 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与本体论(Épistémologie et ontologie  
en sciences sociales)** .....  
皮埃尔·利韦和弗雷德里克·内夫(Pierre Livet et Frédéric Nef)(110)
- 第十一章 透视平凡(La perspective de l'ordinaire)**  
..... 阿尔贝·奥吉昂(Albert Ogien)(124)
- 第十二章 实用主义与社会调查(Pragmatisme et enquête sociale)**  
..... 路易·凯雷(Louis Quéré)(136)
- 第十三章 实践、权力与科学:理解布尔迪厄的关键(Pratique, pouvoir  
et science: quelques clés pour comprendre Bourdieu)**  
..... 洛伊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147)

# 第一章

## 认知与社会 (Cognition et société)

热拉尔·布罗内尔(Gérald Bronner)

### 导言

顺着霍德华·加德纳(Howard Gardner)(1993年)称之为“认知革命”的思路,许多学科力图对它们的某些创作赋予某种“认知的”特色。因此,人们目睹了认知心理学[参见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达尼埃尔·克赫曼(Daniel Kahneman)、马西莫·皮亚泰里—帕卡尔维诺(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的论述]、认知人类学[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认知经济学[贝尔纳·瓦利泽尔(Bernard Walliser)]……的诞生。“认知的”(“Cognitif”与“社会学”这两个术语相挂钩,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与之相关的所有学科所充分提出的问题。在一些评论家[皮特·斯特赖敦(Piet Strydom)(2007年)]看来,至少,假如各门社会科学渴望被纳入知识累积的进程中[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1997年],那么,这样挂钩似乎是关键性的。然而,正如人们即将发现的,这样挂钩绝非自然而然的。

“认知的”和“社会学”这两个术语第一次这样搭配,是1974年在美国,出现在亚伦·西尔库雷尔(Aaron Cicourel)的书《认知社会学》(*Sociologie cognitive*)里,法国1979年翻译了该书,从而引发该学科进行接近于阿罗·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思路的思索(亚伦·西尔库雷尔曾是阿罗·加芬克尔亲近的同行),而加芬克尔的思路,在法国认知社会学的主要倡导者当中,产生了反响。此外,达恩·斯佩尔贝(Dan Sperber)(1992年)的评论中谈及,亚伦·西尔库雷尔还开先例地使用“认知”这个术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词义:其一是“强烈的”——用于从自然

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视角，解释精神心理的各种现象；其二是“脆弱的”——用于描绘各门社会科学的总体特性，乃指调动合理性的概念和精神心理表象的概念，同时专注于信仰、意识形态、专业性知识等的各门社会学。

不容置疑，在法国，数量最多的研究人员热衷于探讨的是第二个词义，因为第二个词义与某种传统相关，该传统几乎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我们这门学科认为，个体既然是人们主观上所追随的潮流的传送者，就是社会学分析反思的妥当基准。人们了解，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笔下，该传统物色到稳妥的表达法。这位德国社会学家，把人类合理性的理想类型的功能置于社会学定义的关键部位。下面这个段落经常被引用，韦伯这样描述这门社会学：

[……] 向自己提出通过解说社会行为，并因而得以按照因果法则解释社会行为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的一门科学。每当施动者或者施动者们就自己所能，而给“行为”冠之以某种主观意义时，我们就把“行为”理解成人类的举止表现。（1971年，第28页）

社会学这个词义建议：把主观瞄准的潮流——价值看作是个体行动的一个基本原动力，因此，也看作是各门社会科学感兴趣的集体现象，所以，社会学这个词义，可以等同于“脆弱的认知学派”这个词义。

### 认知的合理性（La rationalité cognitive）

这股思潮最有象征性的代表之一，是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1997年版本，第21页），他直言：他称之为对社会学认知的研究的东西，与人们在正统认知科学领域所持的观念，相差甚远。在这方面，答复亚奥·阿索巴（Yao Assogba）的一个问题时，布东明确指出：

至于“认知社会学”这个词语，它所表明的是：想解释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从中发现种种行动的、不同态度的以及皆有缘由的不同的个体的信仰所造成的影响，是有裨益的，这些行动、态度及个体信仰，是以种种理性为根基的。[阿索巴（Assogba），2004年，第43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布东的目标是，否认社会学领域全体论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全体论模式对社会现象的全部解释，不外乎招来因果关系功效最好的体制。布东捍卫的是思想：既然被假定的动机的起因（结构，场域……）总有不确定的本体论的规则。在各门社会科学领域，只要有可能，宁可永远选取以立足于社会活动家们的理性的陈说，用以取代立足于以为他们的动机确定他们的参与行为的陈说，从 1990 年起，布东力图在该学科的这种全体论观点和合理性的狭隘的词义之间，清理出一个智能空间，这正是布东按照“理性选择的模式”（*le modèle du choix rationnel*）所表达的思想。这第三条道路招来被他定性为“认知的”<sup>①</sup>合理性（布东，1995 年）——此前，他曾长期将合理性说成是“主观的”。为了指出这个概念在他的社会学里是核心，是马克斯·韦伯使他受益匪浅，他提到一个片断（1999 年，第 148 页），在该片断里，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辨别出两种合理性：其含义是正确推理的“逻辑联系”的合理性，以及含义是目的论的“逻辑联系”的合理性。第一种与认知的合理性相符，第二种与工具合理性（*la rationalité instrumentale*）相符。布东明确指出：

逻辑的连贯性描写各种主张之间的有效性和相容性，这些主张构成一种理论，或描写建立一种信仰的各种理由之间的有效性和相容性，以及这些原因与现实的相容性。目的论的连贯性描写与实际目标相关联的一种理论的、一种学说的、一种信仰的有效性。（1999 年，第 148—149 页）

认知社会学的这个相当全面的看法，在法国启发人们撰写了大量著述，有阿尔邦·布维耶（Alban Bouvier）（1995—1999 年）关于论据的著述，热拉尔·布罗内尔（Gérald Bronner）（2007 年）关于推理错误造成的社会后果的著述，纳塔莉·比勒（Nathalie Bulle）（2009 年）关于学校的著述，皮埃尔·德默勒纳尔（Pierre Demeuleunaere）（2003 年）关于规范的著述，埃里克·迪迈特（Éric Dumaître）（2008 年）关于接收某些

---

<sup>①</sup> 可能存在有其他的见解。例如，信息认知合理性（*rationalité cognitive infomationnelle*）的观念（费热与皮尔斯合著〈Feige et Pearce〉，1976 年），计算认知合理性（*rationalité cognitive computationnelle*）（卡莱〈Kalai〉，1988 年）。

理论的著述，还有纪尧姆·埃尔内尔（Guillaume Erner）（2005年）关于反犹太主义和关于当代社会学一个懦弱而遥远的重要思潮：分析社会学（赫斯特洛姆〈Hedström〉，2005年；参阅本书皮埃尔·德默勒纳尔的第二章。）

### 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理论

#### （À la recherche d'une théorie de la signification）

正如众人目睹，术语“认知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美国。它反映了大西洋彼岸正显示出一种思想倾向，与别的思想倾向相比，该思想倾向是对当时社会学量化模式具有的重要性作出的反响。与卡尔·拉什里的（Karl Lashley）方式有点相似，认知社会学反对那个时期的正统，对心理学实验的行为主义者的准则再度提出异议。在希克森研讨会（le symposium Hixon）之际——是创建认知科学的契机之一——这些社会学家力图引入个体具有意义的问题，指社会互动中有传递价值的意义。本着这目的，他们集纳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阿尔弗莱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著述，尽管这三位社会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帕森斯认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介质是一些符号，这些符号在仅仅从属于全体性的状况下才具有价值，而全体性是早于个体们存在的，是各种意义的恒定不变的母体。阿罗·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和亚伦·西尔库雷尔（Aaron Cicourel）崭露头角，并在社会认知问题迅猛发展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加芬克尔被视为常人方法论（l'ethnométhodologie）（1967年）的创建者。他（和西尔库雷尔〈Cicourel〉合作）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组织了学术研讨会，该讨论会为社会科学领域一股不断壮大的潮流奠定了基础，其纲领所捍卫的理念之一是：参与者和场景进行互动，会产生效应，其结果绝不以固定内容为准，而必然是解释性的过程。在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符号互动主义（l'interactionnisme symbolique）里所发现的，并非不同的理念，布鲁默是接近像米德那样的符号互动主义，布鲁默决意要超越决定论研究方法，即使决定论研究方法要求研究“生命现象”（le “biologique”）也罢，要求研究“社会性”（le “social”）也罢。布鲁默认为：互动确定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筛选，而基本筛选是解读连续主动的过程中孕育的现实。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对无法预见性必须永

远怀揣责任——彼此互相适应的表现（在这方面，有人可能察觉，是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的影响）。当代认知社会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属于此思想传统派：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泽鲁巴维尔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弟子、罗格斯大学（la Rutgers University）教授，他深受皮特·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影响。泽鲁巴维尔认为（1991年；1997年）：人类思想本来就是不连贯的；他还认为：划分等级行为的效用是使人有可能获得任何知识，而且还可能使社会生活运行。从这个角度看，在传统的动脑筋方面，言语永远是头等重要的，人们的语言水平，反映人际之间关系的客观性，从而满足对等级化的迫切需求。通过这些著述——基本上是论述社会的等级化工作的理论基础的著述，泽鲁巴维尔启发了人们，这使人们认为他运用的是人道认知<sup>①</sup>的文化学派的研究方法。的确，在他的著述中，他喜欢强调一些概念，例如：“背景期望”（“background expectancies”）（与个体事先表现相关的预测），是他有根据地引用<sup>②</sup>加芬克尔（Garfinkel）的概念，在加芬克尔笔下，这个概念反复再现。众所周知，这理念与舒茨（Schütz）的“库存知识即现有知识的储备”十分贴近。

这一传统在法国引起反响，并在与认知和社会相关的一系列提问的涌现中起主导作用。该传统是受到常人方法论的启发——20世纪70年代，借助于以下人士的著述，法国人开始了解常人方法学：尼古拉·埃尔潘（Nicolas Herpin）、埃利泽奥·韦龙（Éliséo Veron），其后的阿兰·库隆（Alain Coulon）、贝尔纳·科南（Bernard Conein）、乔治·拉帕萨德（Georges Lapassade）、伊夫·勒塞尔夫（Yves Lecerf）、保罗·卢比埃（Paul Loubière）和路易·凯雷（Louis Quéré）（参阅本书第十二章路易·凯雷的文章）——该传统还受到符号互动论和某种现象学的影响（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阿尔弗莱德·舒茨〈Alfred Schütz〉）。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作者和纲领被发现，遂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心（le

① BREKHUS, Wayne H. 2007. The Rutgers School: A Zerubavelian Cupturalist Cognitive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0 (3) 448—464.（韦恩·布雷克思，2007年，《罗格斯学院：泽鲁巴维尔的文化认知社会学》，《欧洲社会理论杂志》第10卷第3期，第448—464页。）

② ZERUBAVEL Eviatar,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伊维塔·泽鲁巴维尔：《隐藏的节奏：社会生活的时间表和日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Centre d'études des mouvements sociaux) 引发了一场竞争, 贯穿认知论的一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已经发现与会的科南 (Conein) 对戈夫曼 (Goffman) 很有兴趣, 尽管他透过认知有色眼镜解读戈夫曼; 还发现了更接近现象学的帕特里克·菲罗 (Patrick Pharo); 以及凯雷 (Quéré), 至于凯雷, 他对解释学充满兴趣。该研讨会研究了多个主题, 与会者们领会到: 一些理论正为法国认知社会学开辟道路。对此, 人们作了许多思考。例如, 考虑到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定性研究方法, 尤其考虑到会话分析激发了好奇心, 有利于探索人工智能。其中还贯穿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和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所做的研究, 他们跟加芬克尔 (Garfinkel) 在巴黎会晤了。后来, 菲罗 (Pharo) 凭他论述普通公民意识的著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跟他们及劳伦·泰弗诺 (Laurent Thévenot) 建立了联系。在菲罗和凯雷的倡议下, 他们协同一致, 在 1990 年终于创办了《实践理性》(*Raisons Pratiques*) 杂志。

虽然他们的知识源头相类似, 但他们的行程即将分叉。例如, 科南 (Conein) 和菲罗的理论取舍比泰弗诺 (Thévenot) 和凯雷的现象学三角布局法 (la triangulation phénoménologie) / 常人方法论符号互动主义更明显地桀骜不驯。泰弗诺 (2006 年) 的理论意图之一, 是超越规范的对立/合理性。按他的看法, 存在着各种“实际应用的体制”, 这些体制从社会活动家们之间互动的结构中显现出来。这些互动结构, 呈现为超越个体意图的某种次序, 而且, 这些互动结构由社会参与者们对他人行动进行想象的方式而产生, 这些协调性显示出意义的一致性和共同知识。泰弗诺 (Thévenot) 也主张参考这些互动结构; 凯雷走得更远: 要求收回对迪尔凯姆 (即涂尔干) (Durkheim) 著作的某些解读, 并强调行动揭示预先意向性认知 (cognition pré-intentionnelle) 的方式, 因为参与者在行动中随时可能会暴露自己。原因是凯雷认为 (1998 年, 第 161 页) 理念具有总体基质。为此, 凯雷以及某种认知社会学的几位信奉者们, 拒绝承认自然主义研究方法的确定感知真正问题焦点——表象、理性的产生——的能力, 总而言之, 涉及建设社会生活认知现象的真正的问题焦点。

### 追求本性 (Chasser le naturel)

认知社会学的悖论在于, 某些代表人物对认知科学的正统观念怀有敌意。这种敌意应该可以被表述, 因为这种敌意给认知社会学概念本身有疑

问的方面下了定义，而且，涉及该学派某些最引人注目的学者（泽鲁巴维尔〈Zerubavel〉，凯雷〈Quéré〉，拉伊尔〈Lahire〉……）。他们的论据多种多样，不过，在我看来，可以（鉴于这部分篇幅的限制，而且“应该”）总体上归纳为三种表达方式。

第一种表达方式，毫无疑问最无说服力，因为它捍卫这种观念：如果接受自然主义的立场，对社会学将毫无助益，倘若如此行事，第一种表达方式将冒着被自然科学吞并的风险，并失去其学术自主性；万不得已，该表达方式甚至变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照此理由，贝尔纳·拉伊尔（Bernard Lahire）（2003年）谈到“与人们赖以立足的学科分道扬镳”，而路易·凯雷（Louis Quéré）写道（1998年，第145页）：“如果社会学接受全部或者部分这种概念上的结构，那么，在认知的研究中，社会学将永远只是一个配角”。的确如此，例如勒达·科思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ey）（1992）设想，今后心理学作为生物学的一门学科，研究产生人类行为中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但无论如何，真正的情況是：某种论据不可能随着它为学科辩护服务，就受到尊崇。

第二种表达方式，对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异议。实验的研究方法，从自然主义的某些主张获得灵感。例如，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2002年）对自信心的研究，在凯雷那里受到争议。凯雷的论据是：鉴于想象中的客体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自然界，所以人们不可能靠礼仪去亲近这些客体。礼仪的用意是孤立看待因果关系的各种要素：“这些是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以上提及的那些实验，不会重视社会现实的这些构成要素。”（凯雷，2008年，第27页）。拉伊尔（Lahire）（2008年）也指出，天赋观念论拥护者的某些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而自然主义的某些支持者相信实验基础上得出的这些结论。

第三种表达方式，为有点类似于权威的一种论据辩护。例如在拉伊尔的著作（2008年）中，关键是要想到：对于我们这学科的某些奠基要人而言，从事社会学研究，就是“以社会性”阐明“社会性”。因此，求助于生物学要素，用以分析社会现象的任何做法似乎都令人生疑。这种做法甚至令人惊讶，而这种惊讶像是责怪，以致这些著述中的某些研究论文要求开辟相关学科（2008年，第74—75页）。

最后一点揭示出，认知社会学概念本身有极具争议的特征。的确，在



其正统观念中，认知科学是“多门学科的”，而且是“自然主义的”。

“自然主义”是个多义术语（参阅本卷第四章多米尼克·吉约〈Dominique Guillo〉的论证）。一方面，他经常指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下定决心，要遵从自然科学原则与方法；另一方面——这事关所采取的立场——他给这种论断定性，该论断认为：心理概念内涵是与生命有关的行动的结果，因此也是自然的结果。这种与生命有关的行动，当然是大脑的活动，今日更特定地被称为：神经元的活动。

自然主义立场最明白无误的起源，可能与现今已过时的古老颅相学的主张相关。颅相学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才干大小，与一个人的颅——头盖骨——的形状相关。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ph Gall）的理论被摒弃了，但是这些理论让人想象，大脑的某些区域与思想的某些活动相符。就这样，直到20世纪初期，皮埃尔—保尔·布罗卡（Pierre - Paul Broca）、卡尔·维尔尼克（Carl Wernicke）、瓦尔特·康贝尔（Walter Campbell）及科比尼安·布洛德曼（Korbinian Brodmann）逐步细化了一张心理过程的生物学支架图。在世纪之交，神经元的存在被发现了，于是，该想法越发受到支持：思想只不过是化学和电的过程的后果而已。

生物学的这些发现将很快与起初完全独立的、隶属于哲学和数学范畴的思索相吻合。这种一致性，将由20世纪作证：它将构成人们很快称之为认知科学的沃土。这些思考，力求推进人类推理能力的模型化，也就是说，力求以一种简洁而通用的语言，表现出推理能力的程序。这些思考大约是从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在他著述的《思维规律研究》（或：《思维规律》，《对思维规律的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1854年）中开始的，该著作的雄心是把所有逻辑运算转化为数学运算。逻辑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根据这前所未有的启发，构建了一个理论结构：该理论结构后来成为现代逻辑学诞生的文件，该理论结构还让人们能够构思逻辑学，如同一种语言让人们能详尽地描述中止的过程。

理念决定一切：根据该理念，推论过程会按照机械的远景而模块化，原因是这理念让人能把思想与一台计算机的运转作比较。照此理由，由图灵（Turing）发现的计算规则系统原则是决定一切的，因为他的发现能格式化（理论上在第一阶段，继而在图灵之后的实践中）正或负的反馈规则系统，并因此在时间运行中，不让机械化的某项决定系统地均等地再产生